

■走访古镇

探秘高原古城 松潘

□颜士州

盛夏季节，炎暑逼人。当我们驱车进入川西北高原，来到距成都三百多公里的阿坝藏族自治州松潘县城进安镇时，炎暑好像被远远地抛在后边，迎面而来的千里岷山雪风，立刻使人感到秋天般的凉爽。

松潘古城内的古建筑鳞次栉比，梧桐成行，藏、回、羌、汉各族人民服饰鲜艳，熙来攘往。

我们沿着古城街道往前走，古城千年的悠悠岁月，如同一部带着传奇色彩的系列电视片一样，从眼前闪过。史载“松为古用兵之地”“扼岷岭，控江源，左邻河陇，右达康藏”“屏蔽天府，锁钥西陲”，对“成都实有建瓴之势”。故历代统治者特别注重此地，重兵严戍。唐太宗贞观三年（公元六二九年），设松州都督府。《新唐书》说，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勒兵二十万人寇松州，都督韩威轻出迎战，反为所败。太宗乃诏吏部尚书侯君集为引军大总管，统领大军进达松州，击溃吐蕃军。松赞干布遣使献黄金五千两和其他宝物，求通婚和好。太宗以民族团结为重，遂以文成公主嫁与松赞干布为妻。往事越千年。至今松潘城北门外的川主寺半坡有一块大岩石，上有一双脚印，相传就是文成公主入藏途中留下的。当地藏汉人民奉文成公主为菩萨，烧香朝拜纪念这位为民族团结做出杰出贡献的女性。

唐代将这里名命为松州，是因为



古城四周的山上长满高大的松树。到明代，因这里辖境辽阔，分置松州卫、潘州卫，后合并为松潘卫，松潘由此得名。清代，改称松潘厅，设总兵署。

松潘城东约五十多公里就是黄龙风景区，被人们誉为“人间瑶池”。风景区背倚岷山主峰雪宝鼎，下临涪江源流的涪源桥，是一个长十五里、宽约三里的缓坡沟谷。整个山谷里有三千四百多个玲珑秀丽的彩池，层层相连，参差错落。最大的数亩，最小的如巴掌，状若宝瓶、花盆、荷叶、菱角、葫芦、灯盏、莲花、蘑菇、马蹄、柳叶等，各不相同；深者不见底，浅者仅盈尺。最令游人忘情倾倒的是，这么多的“瑶池”，虽是碧水同源，但在不同的池中却显出不同的水色，或

呈宝石蓝，或漾玻璃绿，或荡红带紫，或泛金聚银，就是两池相连，水的颜色也截然不同。

在黄龙风景区盘桓两日，我们了解了黄龙奇景的成因。先说雪宝鼎吧，此山是藏区的佛山，海拔五千五百八十八米，终年积雪。金字塔形的雪宝鼎四周，尚有小雪宝顶、四根香山、黄龙山和门洞山等十座五千米以上的高峰，环拱着传说是东海观音的仙童遗落在此召唤仙鹤仙鹿的海螺变成的东方海螺山。每年农历六月十六日，川、藏、青、甘、云等省区的藏族香客，都要来这里赶黄龙庙会，朝拜圣山雪宝鼎。三天会期，近万平方米的草甸上帐篷云集，人欢马叫，通宵歌舞，可说是藏族人民的一次“狂欢节”。近年来，这种活动已有观光游览的含义，吸引了许多慕名而至的各族游人。再说黄龙奇景的形成，是因雪宝鼎、黄龙山及四周高山上的冰雪融水，渗入地面松散的石灰岩块石层下部，形成浅层潜流，在流向下游的过程中，溶入了大量碳酸钙物质。潜水自黄龙寺望乡台一带涌出地面后，呈无数小溪散流而下，由于水温、气温及水中二氧化碳含量的急剧变化，水里的碳酸钙以树枝、根茎、落叶为媒

介，很快结晶析出，沉积凝结，沿山沟形成道道乳黄色池壁，坚硬犹如玉雕石琢一般。地质学家们称这为“巨型灰华景观”。相传远古时候大禹治水，行至此山，船路中断，一条黄龙游来为之负舟疏导了岷江。黄龙精力用尽，无力返回东海，长眠于雪宝鼎下的黄龙山。明代，松潘各族人民修建了前、中、后三座黄龙寺，以纪念这条功高盖世的黄龙。前寺惜已不存，中寺、后寺前些年相继恢复。

黄龙后寺右前方约三十米处，有著名的黄龙洞。洞外阳光灿烂，洞底却结满冰晶，如大块的水晶石。洞底平坦向南倾斜，于南壁底部有一形若鲸嘴的斜洞，顺二十五度的下坡盘旋而下约十多米，豁然开阔，出现一个溶洞大厅，大厅顶部及四壁有无数形态万千的石钟乳，还有石柜、石床、雪白细腻如粉的石面。有神话传至今日：当年黄龙真人在洞中煮豆浆时，豆浆腾溢出洞，沿地表顺沟而下，黄龙真人急抓石面抛撒，方使浆汁沿黄龙沟凝固而成众多的五彩梯池；余浆顺涪江流入松潘小河场，故有今日小河场所产豆腐又细又嫩的佳话。

出得黄龙洞来，东行二公里，是有名的十八神女山，这里海拔四千三百米。相传古时九寨沟久旱无水，十八名勇敢的藏族妇女跋山涉水，经此山到黄龙洞向黄龙真人借水。借得水去，九寨沟才成了今日童话般的碧水翠海世界，她们则在此山成仙而去。今日山上仍有十八座石堆，藏人年年来插经幡祭祀。十八神女山东坡三千八百米处有褙褙海，又称“幻海”，约数十亩，每当春夏，水光云影，变幻莫测，藏民喜游牧于此，悠哉游哉地引吭高歌。

我们循着掩藏在高山杜鹃花林和云杉、冷杉、落叶松、栒树林中的小径往回走，温馨潮湿的林子里，松蔓如丝，地衣如毯，阳光流泻，活脱如一幅天然油画。

这个出生在西北荒漠的孩子，相信也是很多人心里一处最柔软的触碰点。无数人跨越千山万水深入茫茫大漠，只为看一眼他安详的睡颜，只为一个落泪的对视，只为一次春风般的慰抚。走近他的人，无不心生怜悯红了眼眶，为这个像被遗忘在沙漠中的孩子而心痛。好些妈妈游客，更是母爱漫溢眼含泪花，任凭导游催促，依然久久凝视不动，要多陪一会儿孩子。

游客一批接一批朝圣般的走近大地之子，人们轻步而来，悄然离去，生怕惊扰了酣睡的孩子。这里看不到嘻闹，听不见喧嚣，只有静默的注视，深情的轻抚。在这里，相信这些游客都和我一样，心随景动情由景生，与这个紧贴大地的婴儿一起感受到大地母亲那种有韵律的呼吸和脉动，能够由此联想到关于母爱、关于和平、关于人类与自然这些永恒的话题……

依依不舍地惜别大地之子。四周，依旧戈壁苍茫，大漠苍凉，远处，似有驼铃声声，孤烟升腾。我捧起一把黄沙，细细端详，似乎每一粒都承载一个古老的往事……



驴友 笔记

行走在甘肃这片被历史与风沙共同雕琢的土地上，感觉这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跨越，亦是时空的穿越和对历史的追问。

从张掖出发，经河西走廊，汽车在广袤的大漠里行驶约五个小时后。打瞌睡的清醒了，玩手机的放下了，人们纷纷探头张望，而后便目不转睛地看向了同一个地方。车窗外，远远的，在荒无人烟的茫茫戈壁深处，一个独自跪趴地上、安然沉睡的巨大婴儿雕塑，透过风沙，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这就是位于古丝绸之路酒泉市瓜州县那个令无数旅人心中牵挂的“大地之子”。

这是一尊红砂岩雕琢而成的巨大塑像，一个熟睡的婴儿，安静地伏俯于大漠之中。艺术家的手总是那么的神奇，坚硬冰凉的石头，在这里却化作了一个让人一眼泪目的小孩。小孩以一种让人瞬间动容的姿态，安然沉睡于旷漠之中。阳光洒落，云朵飘浮，



甘肃张掖：大地之子戈壁情

□杨建

风沙弥漫，在他身上披上一层庄重而神秘的色彩。他的周围寸草不生，远处沙丘起伏，近处沙粒飞扬，一眼望去，他已经与这片荒原戈壁浑然成一体，他就像大地的孩子，静静地躺在母亲的怀抱之中。

这个沉睡在荒漠之中的大地之子，相信所有见过的人，第一感觉他是这

个世上最孤独最无助的孩子，没有父母的陪护，身旁只有雨露霜雪，听不到兄弟姐妹的温声细语，耳边只有风沙在低吟浅唱。婴儿以天为被，黄沙为床，紧闭着双眼，安静地趴卧，独自一人，永远地这么酣睡于荒凉孤寂的大漠之中，孤苦伶仃地感受世间的安危冷暖。